

# 孽海涛

秦瘦鸥著



Yi Shou Ouhou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孽海涛



秦瘦鸥著



中国现代小说丛书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12.10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孽海涛/秦瘦鸥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ISBN 7-80646-886-2

I.孽… II.秦…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4329 号

---

责任编辑 王存礼

装帧设计 姜明

**书 名** 孽海涛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40,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886-2/I·492

**定 价** 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918322**

作家文库·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总

序

◎

吴士余

臧建民



文学是合着时代节拍的形象书写。人们常常将它视作社会与人生的审美记录,作家对生活体验与思考的写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构建着互动式的关联。无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制导,还是作家个人化书写的追求,人性的、情感的、欲望的体验与审美,总离不开直面人生,离不开对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与生活真相的真实叙事,由此,文学给人一种人生启示,一种审美想象。五四新文学是如此,当代文学书写亦然。多元的文学形象以它独特的魅力构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它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昭示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探索、积淀与成熟。

若把中国文学创作置放在历史的坐标上,不难发现,20世纪的30—40年代、50—60年代、80年代曾出现过三次文学高潮,文学发展的周期性常常与社会变革和转型同步。处在这个历史坐标上,上海作为文学创作中心之一,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其包容性、开放性以及注重书写个体性的文化传统更是构建了上海文学独特的海派风格。当上海融入世界国际大都市行列之际,文学书写会溢满着新的活力和文化张力,它将作为当代性文化的一翼呈现着持久的魅力。由此,策划、出版《作家文库》则是上海作家和上海出版人不容推辞的责任。

当然,编撰《作家文库》不同于1930年代赵家璧先生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它无意构建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史,不拘泥文学



的经典与前卫,也不刻求作品的史诗效应和完美的审美艺术欣赏价值,不充当评判者将作品视作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派生物,只是希冀通过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和个人化叙事展示不同时代的作家群体汉语书写风格以及他们对文学传统承继与创新的自觉。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出版物毕竟要寻找较广的读者群,适应大众的阅读体验,因此,编撰、策划《作家文库》要注意自身的市场消费效应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思维向度。有鉴于此,编入《作家文库》的作品将顾及文学书写的诸多文本(如小说、诗歌、散文小品、理论等)和多样化的文学风格,既关注前卫的文学探索,也不偏废青春、网络的书写文本;文学经典与大众阅读兼融,名家与新秀共存,通过主题性的书系(如“中国通俗小说书系”、“新生代作家书系”、“上海纪事”)编撰,展示中国作家(尤其是上海作家)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书写的本色,以及作家对人文精神的多元化审美追求。

我们相信,经数年努力,在上海拉开世博会序幕之际,《作家文库》将向海内外奉献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硕果。

2005年10月

# 前 言

杨 义

进入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观念革命，在这场以“五四”为标志的文学革命中，中国传统那种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彻底让位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以承认文学价值独立为主要特征的“纯文学观”，并在一种启蒙主义的旗帜下，全面改写了受传统观念支配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坛秩序。也正是在这场革命中，在传统文化中一向处于低位的小说、戏曲，一跃摆脱了它的通俗地位，获得了与诗文一样的文坛正宗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革命虽然提升了小说、戏曲的地位，却并没有取消人们文学观念中高低雅俗的对立。尤为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作为传统通俗文学代表作的《三国》《水浒》，在胡适、鲁迅一系列著述中得到空前评价的同时，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直接继承的章回小说，却被贬为“旧派”，在一种新的新/旧、雅/俗的对立秩序中，被放逐到了新文化的下层和边缘。因而，在以新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叙述中，所谓“旧派通俗小说”，很长时期以来，所处的一直是一种被批判，或被有限承认的地位。

这种局面的造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其所从衍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通俗小说”始终未能完全割断与文化传统中较为保守的一面的联系，它的基本格调，它的叙事模式，承载



了过于沉重的旧文化信息；它的商业化生产方式，它对文学娱乐功用的过度张扬，又使它与近代市民社会文化平庸的一面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另一方面，新文学的“横的移植”特性，也使它价值判断，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某种新的倾斜。说透了就是，通过文学革命获得现代“纯文学”正宗地位的小说、戏剧，除了在文学史的领域内外，其实指的主要都是来自西方的新东西，新文学价值观在中西、新旧、雅俗，这几对矛盾的概念间的，实际发生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纠结。而这从根本上也和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反传统思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新文学早期对于旧派通俗小说的批判，在现代文化转型中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一批判的另一面，或许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低估了它可能具有的正面意义，抑制了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面的可能，以及中西文学叙事方式融合成熟的历史过程。因为，即使是撇开这些小说思想内容中可能具有的积极面不说，仅仅就形式而言，它也自有其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较为成功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作者对民族和民众审美心理的稔熟和了解，或许正是许多新文学作品所缺乏的。像老舍、赵树理、张爱玲等作家，更不必说台港的金庸、白先勇等作家，都从传统文学甚至民国通俗小说中获取了弥足珍贵的审美启示。连茅盾的《子夜》直到《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叙事境界，也与取法传统章回小说的描写笔墨，存在着深刻的关系。

然而，说到底“通俗小说”毕竟还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现象，而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应低估的。譬如五四时期备受抨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国初年直到“五四”新文学兴起的一段时间里，就曾占据了文坛很重要的地位，而像李涵秋《广陵潮》，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一类的谴责小说，所发挥的社会影响，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类作品沦至末流，自然有许多可加批判的东西，其媚俗，其庸滥，其冗长，其松散，都足败坏阅读口



味,但就其精彩的一面而言,也有许多引人动情、启人思考的东西。尤其是,它们在叙事技法上的某些新尝试,更给现代小说走向它的更为成熟的形态,积累了积极的经验。

“五四”时期,经过新文学作家1919年,1921—1923年对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两次批判,这类小说似乎大有被逐出“文坛”的趋势,然而,这只是就新文化阵营和新文学“文坛”的情况而言,由于植根于本土文化,又比较贴近大众文化趣味,在社会文化的中下层,尤其是在市民社会,它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又与新文学的发展之间开始发生一种双向渗透的复杂过程。20年代后期,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分别将通俗小说中的言情、武侠两路推向成熟的同时,分别继承了中西文学传统的历史演义、侦探小说,也在蔡东藩、程小青的笔下结出了硕果。而在整个20年代至40年代,分别以北京、天津和上海、苏州等地为中心,通俗文学南北互动,相促相生。李涵秋、张恨水、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赵焕亭、刘云若、顾明道、还珠楼主、秦瘦鸥、郑证因、白羽、王度庐……一连串名字,贯连起的是一部部给民众生活带来无数快乐的通俗小说的畅销不歇。受到新文学批判、挤压的通俗小说,在发挥着传统写法优势的同时,也在悄然向新文学学习。也正因此,我们就既读到了像《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这类笔法诡异奇绝的超现实梦幻描写;也读到了像《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这样可资雅俗共赏的作品。而与此同时,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新文学小说,也在悄然向通俗小说学习,而这只要提一下20年代的张资平、叶灵凤,30年代的徐訏、无名氏,以及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中的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们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是“杂文学观”的时代,其特点是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其存在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年代;第二步,是“纯文学”的时代,其核心在承认文学的独



立价值,这一时代从20世纪初我们接受西方文学观念起,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主要的影响力;第三步,是“大文学观”的时代,它是一种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蕴含着综合思维的形态,既汲取了“纯文学观”的实践结果和理论长处,又试图在看取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的基础上,超越在文学“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这个时代随着新世纪才刚刚开始到来,虽然影响还不及前两种形态,但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所决定的新文学观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学三世说”。在这种观念看来,文学观念的进步,必然促动人们在看雅俗问题时,取一种更宽容、更辩证、更有益于良性文化生态形成的观点。无论是从满足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叙事审美心理的角度看,还是从适应正在到来的都市时代市民文化的多重需求角度看,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积极的启示。重新阅读它们,也就不能只看作一种赏心悦目的文化消闲,而更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反刍活动。当此之时,推出这套《中国通俗小说书系》,必将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2005年7月



## 目 录

第一回  
逼离婚律师见鬼  
痛单恋纨绔轻生

001

第二回  
同病相怜张韩缔鸳侣  
他乡遇故李郭结金兰

019

第三回  
一着占先病夫吐气  
三角恋爱弱女分尸

037

第四回  
公理何存执法无法遭惨杀  
强权安在指挥失利走邻邦

055

第五回  
情歌艳曲童女唱春  
嫖学赌经滑头办报

073

第六回

苦笔耕寒士求官  
攘政权军阀黜武

095

第七回

软玉温香觞飞北里  
愁红惨绿羽檄南都

119

第八回

忙里偷闲追欢作乐  
祸中得福化险为夷

143

第九回

革命潮兴青年溅热血  
弦歌声起浪子谱新词

163

第十回

俱乐部票友装疯  
按摩院将军托病

185

第十一回

逞谈锋老奴告密  
献媚辞荡妇争宠

205

第十二回

夫以妻荣听差升局长  
父因子显走卒作封翁

223

第十三回

霹雳起晴天铁甲无功终败北  
呜咽悲末路英雄短气竟归西

245

第十四回

因微嫌化友为仇  
知大义投明弃暗

267

第十五回

无意钻营蒙青眼  
有心作合苦白头

283

第十六回

情河多险浪万千鸳侣成者几人  
孽海少平波十六回书权当一哭

301

## 第一回

# 逼离婚律师见鬼 痛单恋纨绔轻生

宋林村不禁狂叫一声，正待跳下床去，又听得背后一阵纤步响处，分明是冤魂出现，吓得他连连救命，也没叫出，就晕了过去。

横着心再往外面一望，墙上的黑影却仍在那里，何尝是廖雪贞现形，乃是隔壁人家晒着的衣服，趁亮光反映了过来。





孽海沉沦几许，众生觉悟无多，  
惊涛骇浪起妖魔，幻出蜃楼一座。  
试检眼前奇事，纂成笔下烟波，  
魅魅魍魉似飞梭，怎禁片言道破。

调寄步虚词

上面这一首歪词，说来也甚可怜，只为做书的生平最不惯弄什么“楔子”、“开篇”，无奈要借它来做个引子。可是在这寥寥几行字中，并非区区夸口，诸位读者至少已可由此想见那孽海渺茫、怒涛澎湃的一番奇景了。如今闲话休多，言归正传。

却说那宝山县的江湾乡，自从上海日渐繁盛之后，它也居然“妻随夫贵”般地，跟着慢慢热闹起来，一面既发现了洋大人的足迹，一面更密布了袁总统的臭味，于是地灵而人杰。

到得民国八、九年间，当地便出了一位宝货。他自说是辛亥年革命伟人黄克强的嫡亲堂侄，好在黄克强已是死无对证，尽由他说得嘴响，决没人好说他是冒牌，只累黄克强躲在阴司里还不

得安静。一般乡人总说要没有黄克强，黄理安必不敢如此放肆，可怜黄克强这笔冤枉账至今尚未昭雪。

原来这位黄理安先生者，起初本是一尊吃尽当光的三光码子。后来不知被他如何地大展了一下神通，仗着万国体育会跑马厅的牌子，刮了一二万块的体己钱，就在这镇上造了一所三进大屋，成家立业起来。

又值他桃花当运，凭他那副猪头三式的尊容，竟会给一个半老佳人爱上了。这位半老佳人原是一个十八岁死去丈夫的寡妇，其后不甘独宿，就在外面招蜂惹蝶，坐了江湾私门头的第一把交椅。人家因为她生得一身雪也似的白皮肤，就替她起上一个外号，叫做白娘娘。据一位好事者调查所得，与这白娘娘发生肉体爱的男性，虽无“余美颜三千之数”，然而较诸“武则天的后宫十二”，却要至少多上三四十倍。

所以待黄理安入幕之时，白娘娘的春秋已交“如虎”之年了。可是黄理安别具雅癖，一经尝试，便没口嘴地说“老蔗之味转美”，赞叹不已。那白娘娘也说，奴家阅人多矣，从未有若黄理安之奋不顾身者也。

因此，双方情投意合，就谈到了婚嫁问题。不过白娘娘的前夫临死还遗下一个孽种，此刻已有二九年华，一向在家，很能替他令堂招待客人。如今白娘娘既要下嫁黄理安，这个油瓶便不得不拖去，幸而黄理安在白娘娘面上，肚子真能放得像海般大，这么一个大油瓶，他也欣然受之，毫无难色。自己又亲自用了两天心思，替他改名为黄小安，看待得十分优厚，白娘娘自是欢喜。从此一家三口逍遥度日，极尽天伦之乐。



隔了两年，白娘娘又怂恿黄理安挽了个素善吹牛的周媒人，要替黄小安娶亲。这周媒人本是个棺材里伸手死要铜钱的虔婆，她瞧黄理安有的是钱，预料事成之后谢仪是一定很丰的，便拍胸担任了下来。于是到处吹牛，逢人说谎，直把那黄理安说得像邓通般的富，黄小安像潘安般的美。

无奈当初白娘娘的艳名实在闹得太响了，远近之人谁不知道黄小安是半只头的乌龟，哪个还肯嫁给他充龟婆？只苦了周媒婆，足足有半年不得安寝，好容易才找到一家倒霉人家，被她带了丧门吊客，一同闯了进去。

说起这份人家，倒是世代书香缙绅门第，可惜传到这廖企云手里，凭空遭了一场大火，就变得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更可怪廖企云这人，真是天生的一条恶命，家产既已烧尽，妻子又中年亡去，膝下孤零零的只留着一个女儿，芳名雪贞，却生得端庄秀美，性格温和，待父之孝，可不待言。只不知她前世里造了怎样的大孽，偏偏会被周媒婆找到，她父亲又偏偏会糊里糊涂地将婚事答应了，活生生把一个玉洁冰清的好女儿塞到了狗洞里去，天下伤心之事，可谓莫过于此矣！

起初黄小安这孽种，待雪贞尚知恩爱，后来因为他屡次要求雪贞效法他母亲那般地做种种秘戏，而屡被雪贞拒绝，心中便逐渐不快起来。照理夫妻间的床第之私，做儿子的既必无向父母诉说之理，做母亲的也决无干涉他们之理。这又要委诸廖雪贞的苦命了，偏偏碰到这一双贤母孝子。

白娘娘听了黄小安的话，一晚，竟摆出做婆婆的架子来，将雪贞唤进房去。雪贞还以为她必有一番庭训，忙正容端坐静声。



哪知她开出口来，便像老鸨教妓女一般的，大谈起房中术来，说到兴起，但见她满床扭捏，恨不得拉黄理安进来，当场做些范本给她媳妇看。可是，她虽越说越有味，雪贞却已羞得面红耳赤，再也忍耐不住了，当下就一别身奔将出去，回到自己房内。

正待坐下，突见黄小安像疯狗般地追将过来，双手把她搂住，接着白娘娘也像风吹荷叶般地袅袅娜娜地赶了进来，戟指着手指笑道：“你这小蹄子，这般不中抬举，不肯听我的教训，我却偏要教训你！好儿子，快动手吧！”

不待白娘娘的话说完，黄小安已似饿虎钻羊般地把廖雪贞捺上了床，这一来真把廖雪贞气得羞愤交加，一壁哭骂，一壁没命抵抗。可佩白娘娘真是一片婆心，诲人不倦，看此情形忙走近前来，打算助黄小安行强。

哪知雪贞眼快，早向床前的桌子上抢了一瓶花露水直向她面门打去，一下正中白娘娘的琼瑶玉鼻。顿时痛得她无名火飞腾十丈，大叫一声“反了！”抡起粉拳，接着雪贞狠打。

那时，黄小安看他尊堂吃了亏，也忙改变方针，助着白娘娘把雪贞轻轻打了几下。可是雪贞的上半身已被白娘娘连打带抓，伤了好几处了。

这一场破天荒的大闹，连黄理安也被惊动得安坐不住，急走进来死命劝了白娘娘出去。黄小安倒不爱做什么假慈悲，乘空也溜了出去。只丢下雪贞一人，哭得像泪人儿般地躺在床上。可怜她自出娘胎，从来没受过这般的奇辱，左思右想，一夜天竟没合上眼。

好容易挨到天明，便强支着走下了床，随便捋了捋头发，包

